

陳景容簡介-----

陳景容教授(以下簡稱陳教授)1934 年出生於臺灣彰化，1956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參加五月畫會，1960 年赴日深造，1963 年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1965 年畢業於東京學藝大學，1967 年自東京藝術大學壁畫研究所畢業。陳教授學成回國後，1968 年任教於國立藝專(今臺灣藝術大學)與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1972 年任國立藝專美術科主任；1977 年起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1979 年起擔任美術研究所專任教授；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名譽教授。除了在教學之外，也積極創作，活躍國內外畫壇，歷年來陳教授的個展及重要聯展無計其數，如曾於國立歷史博物館(1978、2006)、東京練馬美術館(2002)、巴黎六區市政府大廳(2004)、長流美術館(2005)、台北市立美術館(1985、1997)、國父紀念館(2009)等處舉辦個展；又曾應邀參加「法國大師與新秀展」(2003)、多次被「國家美術協會 S.N.B.A」邀於巴黎羅浮宮 Carrousel 廳展出。並曾擔任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展、全國美展、省展、北市及高市美展評審委員多次。其作品屢獲大獎，如日本春陽展四十週年紀念大獎、中國畫會金爵獎、吳三連文藝獎、省立美術館大廳油畫徵畫比賽第一名、法國藝術家沙龍銅牌獎、銀牌獎及榮譽獎、中國文藝協會榮譽獎、文建會文馨獎等；也是法國秋季和獨立沙龍永久會員，並為台北市榮譽市民、師大傑出校友、彰中巨擘等。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 *Art Métier* 藝術雙月刊(2005 年 10-11 月)曾刊載 Christophe Comentale 的著述“Chen Ching-rung: Le peintre-graveur de Port-royal”，文中具體的推介陳景容的創作；同期的文章裡，亦有介紹畢卡索和達達主義等作品；由於這篇文章的介紹，引起專門收藏美術史上名畫家的素描與版畫作品的法國國立圖書館於 2006 年收藏他的素描與版畫作品的三十幅；無疑的，陳教授以當代藝術大師之姿躍上國際畫壇。

今年十一月初，筆者前往拜訪陳教授。當電梯的門緩緩打開，映入眼簾的是一幅馬賽克作品「弄蛇的印度人」，似乎訴說這項藝術與主人的深刻關係。推開門，耳邊傳來悠揚的大提琴聲，走廊的兩邊擺放著各類畫作，由此可見未曾停歇的創作動力讓這原本寬廣的走廊瞬間顯得狹小。畫作、古典音樂、書、樂器，配合著原木色調的擺設，轉瞬間，整個氛圍就像一幅畫，充滿了生命的永恆作品。

一面聆聽巴哈音樂一面啜飲熱茶，經過短暫的寒暄之後，陳教授娓娓道出關於他的創作、專業、經歷，讓我們覺得彷彿時光倒轉到半世紀前。

陳教授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彰化，當他還是三、四歲的時候，看到父親的好朋友畫家鄭安，在白畫布上畫出祖父的肖像時，覺得十分興奮，因而萌生對繪畫的興趣。十六歲時舉家遷往水里，同時也考進彰化高中就讀。離家住在學生宿舍裡，覺得生活較為寂寞，就常到彰化八卦山寫生，像這樣，從學生時期便展現出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

大學時期，陳教授進入師範大學藝術系(今美術系)就讀，開始鑽研西畫；大三時，他的油畫作品獲得了師範大學藝術系系展油畫類第一名。師大畢業後，赴日留學插班進入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西畫系專攻壁畫，之後考進東京學藝大學學習銅版畫；畢業後再進入東京藝術大學壁畫研究所就讀，這所大學是日本最著名的藝術大學，如廖繼春、陳澄波、李梅樹、李石樵等前輩畫家均畢業於此校，而陳教授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位考入此大學西畫科系的台灣畫家。入學後。陳教授繼續苦練素描、壁畫及繪畫修復，甚至在學成後，還常到歐洲美術館研究，鍥而不捨的學習過程，使陳教授擅長油畫、素描、版畫、嵌畫、彩瓷畫、濕壁畫等各種不同領域的作品，並對各種媒材技法或西洋繪畫理論方面皆有精闢的著作，此外更是第一個將正統繪畫修復觀念引進台灣的畫家。像這樣我們了解陳教授的求學歷程，可以發現他在創作媒材上不斷學習，引進臺灣不少新的技法，發展他多元的創作樣式。

雖然陳教授勇於學習多元的創作技法，但在作品內容上，他另有自己的堅持。陳教授幾乎不畫抽象畫。而在陳教授的作品中，不難發現其一貫的神秘色彩。原來這樣的風格就是形成於他剛回國後在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與國立藝專(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任教時的生活。當時他所住的那文化學院教師宿舍已有許多口耳相傳的鬼故事，陳教授當然也聽說了，便把鬼故事的氣氛意象化，融入作品中。另外當時的國立藝專附近尚是一片荒蕪的田地，清晨天尚未全亮時，窗外常有霧氣，大地就像到蒙上一層灰濛濛的紗，這樣的景色使陳教授感動莫名，進而愛上迷濛的灰藍色調。陳教授深受影響，促成了那灰藍色調、憂鬱而神秘的超現實主義畫風，同時也成為台灣第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

陳教授現已是古稀之年，他仍維持著一向的旺盛創作力，不斷有新作品產出，並且樂於將所學及

畢生領悟到的學術精華傳授給學生，也致力於將台灣新生代畫家推上國際舞台，曾經在巴黎舉辦兩次師生美展，希冀能為後起之輩創造一個國際的展演平台，能在世界上嶄露頭角。

同時他也本著教育及回饋社會的精神，長期免費提供私人畫室給學生使用，多次贈畫給國美館、北美館、高美館等各大美術館，因而五次獲得文建會文馨獎的殊榮；為傳承他最引以為傲的濕壁畫及馬賽克技術，陳教授利用課餘時間在其畫室的院子提供畫製壁畫的空間及材料給學生製作壁畫。

到這裡我們發現在牆角放了一幅國家音樂廳正廳的壁畫「樂滿人間」相當精美的大幅相片，這幅濕壁畫是以灰藍色為基調，畫面上主要有十一位中國樂器演奏者，她們以看似隨性，但卻有規律的方式排列在畫中。



1987 樂滿人間(濕壁畫)220x940

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當陳教授得知有這個作畫的機會時，便積極地開始蒐集資料。他認為會在國家音樂廳進出的，許多都是當代音樂圈行家，因此在畫作的各個面向，包括樂器的演奏姿勢、指法等等都必須經過反覆確認。由於原先陳教授對音樂的欣賞是以西洋古典音樂較多，國樂較生疏，因此在人物的構圖方面，陳教授花了很多精力揣摩這些中國樂器的演奏方式，不但借了琵琶、月琴、笛子...等，也請了國樂系、國樂團的成員幫忙，示範這些樂器正確的演奏方式，甚至借了古裝讓模特兒穿上以增加氣氛。

當製作壁畫之前，陳教授把「樂滿人間」的素描稿拿到音樂廳比對時，剛好有一位工程師稱讚這幅畫「是不是請老外來畫的？畫得真棒！」這句話給陳教授很大的鼓舞，心頭上的壓力也減輕不少。

為了追求完美，這幅畫在創作過程中，若有畫得不理想的部分，被陳教授重畫了好幾次，幾乎可以說是花費他最多精神及體力的作品，因為所謂「濕壁畫」要趁灰泥尚未乾前完成作品，甚至每天得工作十二小時以上，所以，在國家音樂廳開幕時，眾人對這幅壁畫有高度評價，並被建造國家音樂廳的建築師讚嘆說是「給音樂廳畫龍點睛」，也就顯得不意外了，這也是台灣第一幅濕壁畫作品。

陳教授是台灣第一位壁畫碩士，至於他學習壁畫的機緣，是因留學日本時，某天下課後，看到有同學在教室外牆的鐵架上畫製壁畫，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陳教授看著空白的牆壁從無到有的過程，

便被吸引，經過打聽，得知這是屬於壁畫社的課程，便積極加入社團，開始學習壁畫之路。

當時的指導老師是在義大利研究壁畫技法的長谷川路可教授，師長、師兄間的輩分都得分得很清楚，是為遵照古代的師徒制，因此進到社團之後，得先從洗砂和磨石灰等基本工作學起，再進階到搬運石頭，所有的事情都要遵照輩份分擔工作，當對一切基本功夫熟練之後，才能真正開始作壁畫，但也因此，陳教授受的是扎扎实實的壁畫訓練，每一個環節，從砂質、石灰質的好壞到大理石的石質和石性，他都瞭若指掌，同時也養成了踏實的工作習慣。



1998 醫身醫心視病猶親(馬賽克)200×1000

一九六五年，陳教授製作的「離愁」馬賽克為台灣第一福嵌畫。談到這裡，接著提到馬賽克壁畫—醫身醫心，視病猶親。「醫身醫心，視病猶親」是一幅巨型的馬賽克壁畫，位於花蓮的門諾醫院。由於陳教授自東京藝大壁畫研究所畢業後，就沒有機會創作嵌畫，再加上他了解了該醫院創辦經營的艱辛，為了回饋社會，陳教授便想義務為門諾醫院製作嵌畫。

這幅作品陳教授早有些初步構想，包括整個畫面的安排，而畫面中的人物主要參考原住民的純樸生活及其獨特的臉型姿勢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構圖中心正在看病的小女孩，是以陳教授的夫人年幼時的模樣作為模特兒，目光和藹的外國醫生雖然帶著慈祥的微笑，但心裡卻有這「小女孩怎麼又來了」的獨白。

然而，經過多次的討論之後，該畫作卻有著大幅度的修改，例如尺寸的擴增，畫面中的醫生改以耶穌的面貌呈現，大腿上還擺放了聖經一本，莊嚴的表情中還透露著慈悲及憐憫之胸懷，令人動容。

一九九八年的三月底，臺灣首幅馬賽克鑲嵌壁畫在眾所矚目下完美呈現於世人眼前，以黑白色調為主，佐以淡淡的中間色，該嵌畫雖簡潔有力卻深入人心，在歷經各種艱難與考驗，陳教授認為這幅作品與他的理想十分接近，加上花蓮是臺灣石材加工中心，他認為若能多加利用，嵌畫在此地的發展大有可為。值得一提的是二零零三年陳教授把他的馬賽克嵌畫作品「耶穌的誕生」呈獻給聖若望二世，承蒙教宗親自接見並予以祝福。



2003 聖家畫(馬賽克)160x160



1999 騎士雕像與裸女(油畫)228x162

談到這裡我們翻開陳教授的畫冊，驚訝其中有許多作品是以騎士雕像為主題，請教之後才了解到陳教授自一九七九年前往義大利旅行回來，就開始以有騎士雕像的廣場為作畫題材。這類題材的作品，讓陳教授得到許多國際級的讚譽，例如一九九三年畫的「廣場與騎士雕像」，讓他被提名為秋季沙龍會員；一九九八年的「教堂與騎士雕像」在法國藝術家沙龍獲得銅牌獎；一九九九年創作的「裸女與騎士雕像」更獲得了銀牌獎。這樣的題材，占了陳教授創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作品中一大特色。

「騎士雕像與裸女」這幅畫中的雕像位於威尼斯的聖·喬凡尼與保羅廣場，為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家維羅其奧(Andrea del Verrocchio, c. 1435-1488)的作品，是該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兩座騎士雕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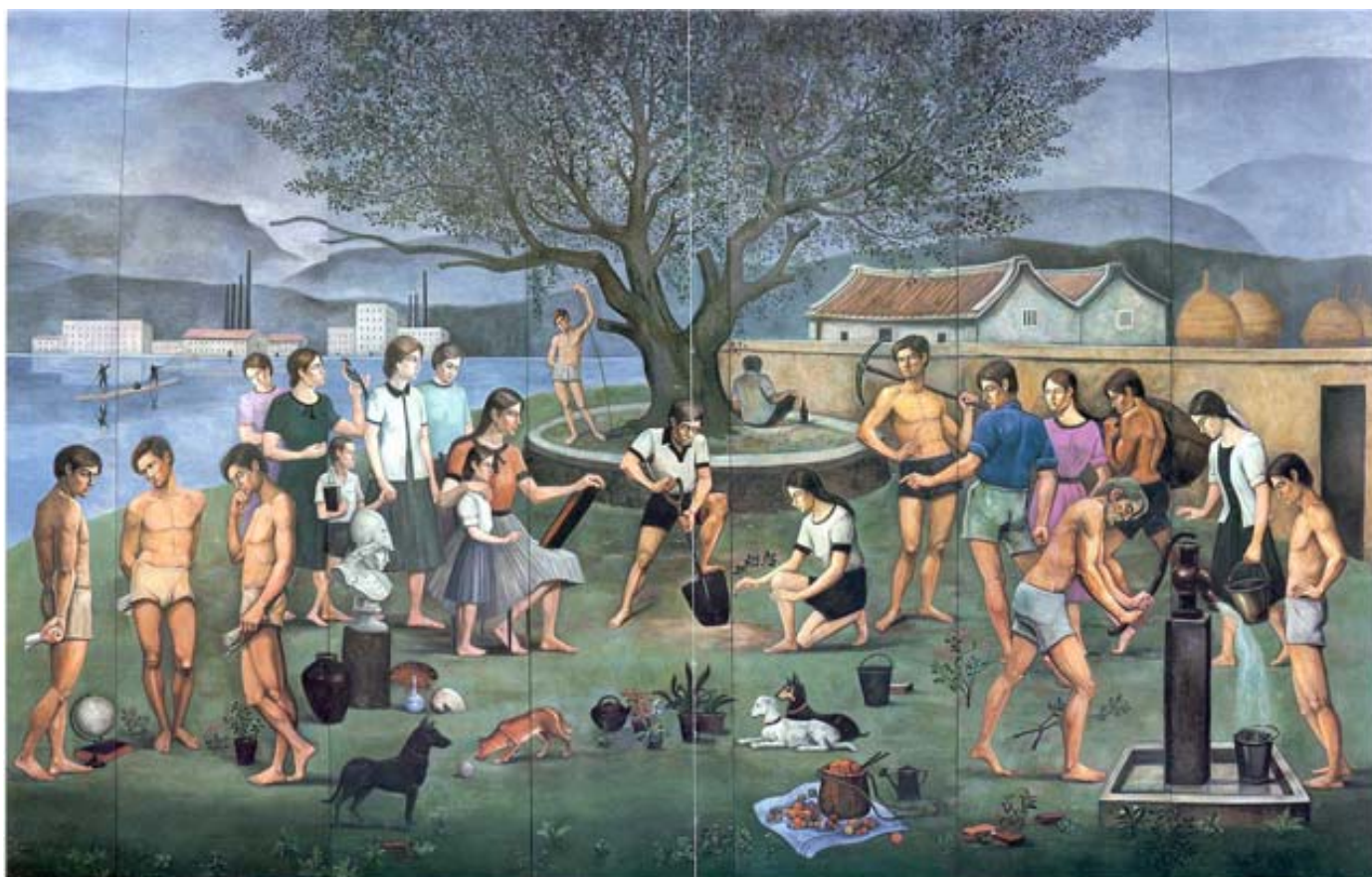
畫面中的裸女與窗外的騎士雕像雖存在兩個空間，卻有一種「畫中畫」的美感；另外，這兩者也互相調合，正好形成了一剛一柔、一大一小、一動一靜的秩序，加上雕像多是紀念逝去的騎士，因此也與裸女產生了生與死的對比，在陳教授的巧思之下，整幅畫作饒富哲學意味。

另一幅陳教授著名的大幅油畫為國立台灣美術館大廳的「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這幅畫在徵畫比賽時，陳教授突破重重關卡，最後拿到第一名的作畫權，可謂實至名歸。

在畫中，每個人物看來皆栩栩如生，非常有故事性，這些人物的構圖是在陳教授利用某一年休假的時間去旅遊時，在途中陸續完成的，那趟旅程，他去了希臘、義大利、瑞士、法國、西班牙、英國、美國、日本等地，整整花了四、五個月的時間，但也因為到處走看，也在充滿藝術氣息的歐洲汲取了許多靈感，因此完成了這幅畫的雛型。然而，雖然雛型完成了，陳教授還是覺得構圖上沒有達到完美，一直東修西改，最後真正有令他滿意的成品出現時，是因他弟弟住院，他便利用在醫院陪伴弟弟的時間，將心境脫離現實世界，潛心將自己的想法做一番整理，最後表現出來，果然無懈可擊，陳教授表

示，這也是意外的收穫。

這幅畫以台灣的農村景象為背景，表現了台灣人刻苦耐勞、勤儉質樸的精神，中間的大樹則呼應了植樹的意象。畫面中央有一位植樹的少女，象徵「十年樹木」；畫面左邊的這群人，有帶著女兒的媽媽、有拿著青鳥的婦人，則象徵「百年樹人」。畫中雖然人物眾多，卻因人物排列的疏密變化拿捏的恰到好處，因此饒富節奏感，也展現了永續的精神。不過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此畫作目前是保存在收藏庫。



1986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接著我們又看到一堆小畫中有一堆版畫作品，原來陳教授從師大開始從事版畫創作，據今已累積數十年的經驗，從木刻到銅版、石版畫，他特別專長銅版裡的美柔汀法，回憶當年的日本東京藝大美術系館，光是版畫教室就有一層樓的面積，對於學習者來說無疑是相當理想的環境。陳教授更在應聘回國時，帶回了堪稱臺灣第一部的銅版畫壓印機，他認為「版畫創作非常有趣的，特別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一人拿著鐵筆，彷彿在寫情書一般的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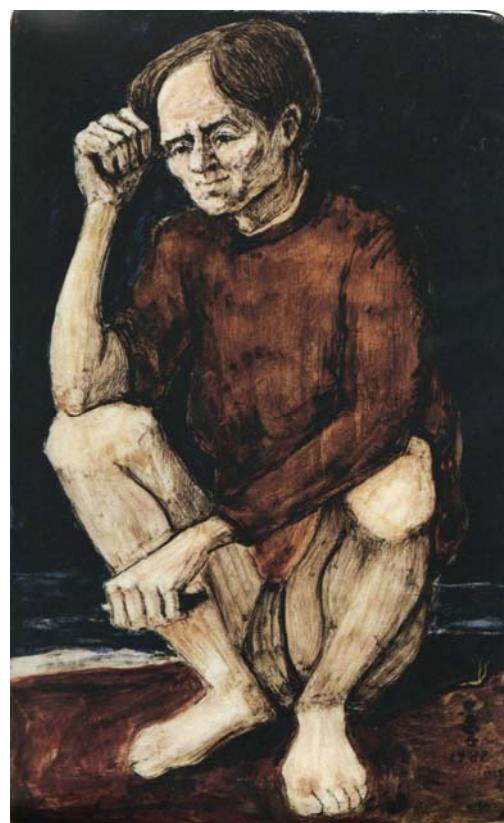
陳教授指出，他製作版畫時一定要準備一個完美的底稿，並嚴格製作，當印製後掀起版畫紙的瞬間，是驚喜或是失望，全依靠著事前的準備及多次的嘗試，再加上一點的運氣。或許，就是這種難以

預測的挑戰性，讓他對於版畫仍難以忘懷。「我比較喜歡以素描為基礎的細緻銅版畫和石版畫，與我油畫作品的表現方法較為接近」陳教授如是說。



1965 貝殼(銅板美柔汀法)16.5x23.3

對於學習新的技法總有無比熱情的陳教授，常能在短時間中探索出其中的奧妙，也因此創造出許多超越前人的表現技法。一九七九年他在瓷揚窯開始製作彩瓷畫，也引起廣泛的迴響，他特別喜歡用墨色的釉藥畫陶瓷，他也建議國畫老師不要使用青花畫山水，因多少會有仿古的感覺，他建議改以墨色畫山水。另外陳教授也開發了一些特別的技法，讓彩瓷的物象更具有立體感，呈現更接近繪畫的效果等等，他不會讓自己侷限於某種既定的窠臼裡，不斷的發掘新媒材、拓展新技法，希望從中能帶給美術界不同的視野與刺激。



1982 沉思(台灣最早的彩瓷畫)25x15

當我們聽完巴哈 CD 後，要換一片 CD，抬頭一看書架上有一排畫冊、遊記、散文集，「咦，怎麼有三十本著作者為陳景容？」細問之下得知陳教授時常利用作畫的閒暇時間撰寫散文，或應報社、雜誌校刊之邀，撰寫關於繪畫的心得或評論，許多文章都已集結成冊，包括東大圖書公司出版之「滄海叢刊」叢書中的《繪畫隨筆》及散文集「寂靜與哀愁」。陳教授指出，畫家在進行創作時，是將自己

內心的感受以色彩、造型等表現於畫面上，然而有些不易藉由繪畫表達的部分，只好訴諸於文字。畢竟，繪畫是藉由視覺的刺激，而心底最深處的悸動透過文字的表現則更能適切的傳達內涵，因此每當心情煩悶或完成大幅作品後，陳教授特別喜歡用文字來記錄、傳達屬於自己最深切的思考。

白天勤於作畫的陳教授，常因過分集中精神以致夜深了仍不易入眠，此時他常翻閱床頭擺放著各類文學書籍，特別是日文翻譯的世界名著，時間長達一兩個小時，藉此讓緊繃的神經得以鬆懈，而這樣的閱讀方式也逐漸成為陳教授生活的生活常態。「尤其是住在巴黎的那段時間，朋友較少，那時的閱讀似乎就是和朋友對話，心底無限快樂，也是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後唯一的享受」陳教授如是回憶。

一般人很難將體育與藝術連接在一起，更談不上得獎奪牌。然而，陳教授從大學時期便參加多項運動競賽，包括跳高、游泳、乒乓球等，並屢創佳績，不同於畫室中專注的神情，運動場上英姿煥發的他，別具魅力！另外尤其在師大四年級時在校運獲得跳高第一名，保持了全校紀錄有十多年之久，也獲得了十多面游泳金牌。直到現在，陳教授還是會不定期的練習乒乓球、游泳，他自豪的說，他獨創的乒乓球打法是參考網球，所以殺球特別的猛！

陳教授時常出國旅遊，在相機發達的現在，他仍堅持用畫筆記錄這個世界。不同於一般人，陳教授出國時總帶著許多的畫紙，看到入畫的人物、風景，就坐在那兒不停的畫，等回到畫室，這些素描又轉畫成大型的作品。

我們經過兩小時的閒談後，發現陳教授對古典音樂至為喜愛，他除了在各種媒材的美術創作上，都有其傑出作品外，陳教授對古典音樂也有深度的理解。觀察置於架上的 CD，不論在數量、質量都有專業的水準，凡舉世界著名的音樂家、演奏家等，他也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知悉一些音樂專業中較鮮為人知的部分。陳教授說，音樂是興趣之一，也是繪畫創作的基礎要項，如金字塔一般，透過不同類型藝術的紮根，拓展金字塔底部的穩固性，並用以架構其專業領域，使其繪畫作品蘊含豐厚的音樂內涵。

陳教授從大學時期便開始欣賞音樂，當時他記得音樂系曾舉辦唱片欣賞會，許多人都踴躍參加，席地而坐在草地上，耳邊傳來德佛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而初夏的晚霞與徐徐的微風更增添了浪漫情懷。而現在，他也時常帶著他的工具前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禮堂或音樂系演奏廳，素描音樂會演出的場景。他特別喜歡在欣賞歌劇時，即時描繪舞臺上的場景。雖然只是簡單的線條，但那音樂張力及演員情緒，似乎也瞬間被留在畫家的筆下。其中對一幅「歌劇卡門」的場景速寫印象尤為深刻，那是卡門即將被刺死的那一片刻，為了更忠實的呈現整個場景，陳教授迅速地將線條作了調整，讓畫面具

有平衡感，並栩栩如生地傳達了肅殺的氛圍，而白紙上遺留的淡淡筆觸，似乎見證著創作者每一個作品的用心。

除了國家音樂廳的濕壁畫「樂滿人間」之外，陳教授另有許多與音樂相關之作品，例如器樂演奏及歌劇場景的速寫，堪稱將音樂與美術兩大藝術完美結合，並將其聽音樂演奏的感想以日文寫了一本「我在音樂會所畫的速寫」，陳教授打算將他與音樂有關之作品整理成冊出版。

結語

陳教授堪稱是台灣當代極具才華的藝術家，不僅是在藝術創作或學術研究都成就斐然，而其對社會的回饋和奉獻更是令人感佩。不論是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對理想的堅持與追求，在在顯示出其生命和藝術創作融為一體，互相依存；而他在美術專業上的才華和努力提攜後輩之心力更是效法、尊敬及肯定的對象；除此之外，在音樂、文學及體育等其他專業的傑出表現，更是為人所津津樂道！陳教授說他不曾遇到過瓶頸，因為他就是不斷地畫不停的創作，沒有間斷，他只是想毫無目的、純真地表達心中的感受，只要那敏銳的感受力存在，就有那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陳教授的眼睛因使用過度而有日漸退化的現象，甚至會有失明的危機，對此，陳教授只是幽幽的說：「因此我更要把握時間！在我能看見時不停的畫！不斷地創作，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些什麼。然而，」他悲壯地說：「就算我有一天真的不能畫了，我想我還是能以文字來傳達我心裡的感受。」

臨別前陳教授帶我們到地下室觀賞馬賽克嵌畫，那長十一公尺、高兩公尺的「樹蔭下的隨興演奏」令人嘆為觀止，覺得今天已盡力訪問，並驚訝於陳教授的藝術深奧，不禁問了一句「我們還有什麼沒留意到的嗎？」只見陳教授笑而不語。陳教授對藝術熱愛執著的程度，出乎我們的想像，讓筆者覺得像瞎子摸象。告辭後，走到師大路時，恍然有種從夢遊世界回到現實中，結束了一個奇妙且豐富的訪問。